

有竹居別業

探討沈周〈崇山修竹〉畫中主題

許郭瑋

關於沈周的〈崇山修竹〉，中村茂夫氏揣測所繪主題為劉珣家鄉穿山，內容是出於文人畫家的想像，而非實景的描繪。然從畫上諸家詩題看，似乎無明顯跡象支持此論點；而從畫面景象觀察——溪澗瀑布、竹林茅屋，則不禁令人畫家是在構築其有竹居別業景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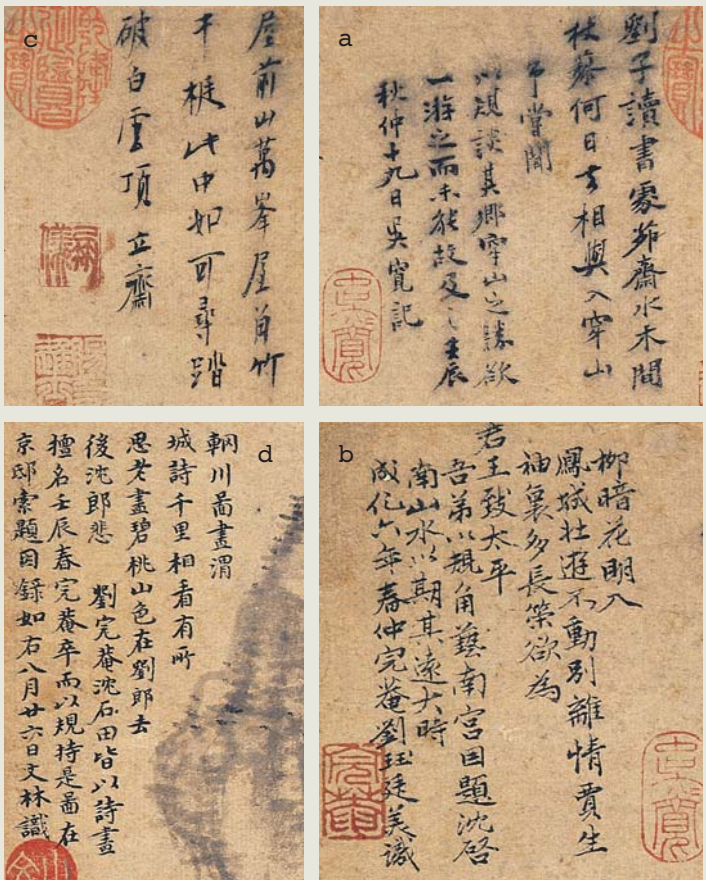
本幅繪崇山峭壁，竹林茅舍，士人間窗持書坐讀，意境幽雅。畫上因無作者款識，而始受贈者馬愈亦無任何題辭，故無法確知所繪之品目為何？中村茂夫氏推測，沈周本幅所繪可能為劉珣家鄉江蘇常熟附近穿山之勝景，是故受畫者馬愈乃將此作轉贈好友劉珣。對於此點筆

者持不同看法。吳寬所題五絕一首，云：「劉子讀書處，蒹葭水木間；杖藜何日去，相與入穿山。」在畫上諸家題句中，僅有吳寬提到「穿山」，從詩之內容看，當是歌詠劉珣兄弟家鄉江蘇常熟穿山之景致，事實上吳寬旅蹤卻不曾至穿山，跋語說：「予嘗聞以規談其

鄉穿山之勝，欲一游之而未能，故及之。」意旨甚明，乃是以詩闡述亟思暢遊穿山而不可得之企盼和遺憾，或待它日有緣再往遊。另外，從其他詩題之內容看，劉珣是因其弟劉竑入京角藝南宮（尚書省），珣以得自馬愈之沈周畫作轉贈，並以少有雄才的賈誼（西元前二〇〇—一六八）相勉：



圖一 明 沈周 崇山修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一-1 明 沈周 崇山修竹各家題跋詩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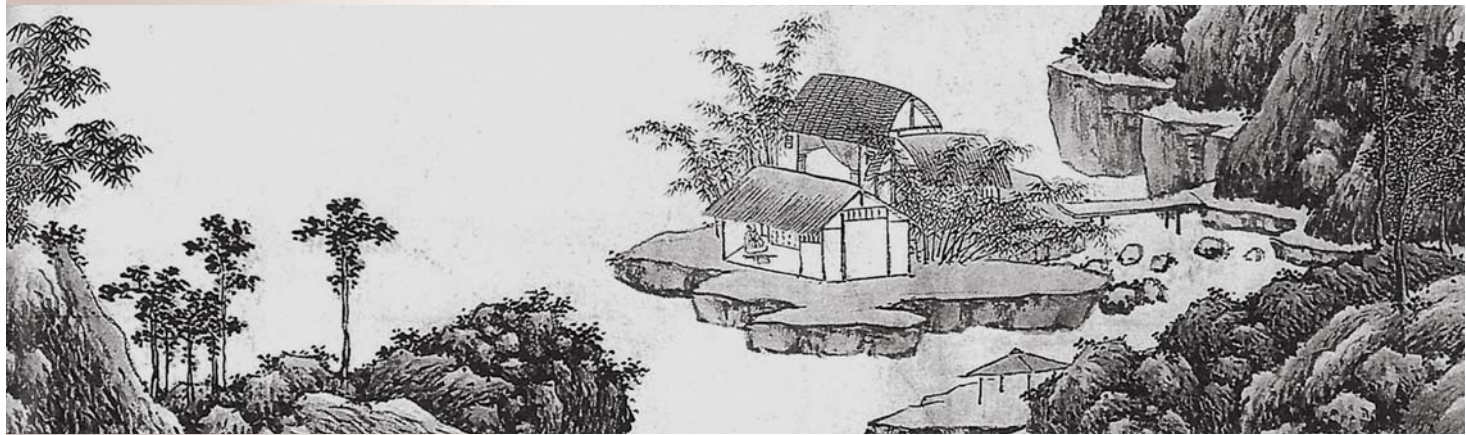
- a 吳寬題：「劉子讀書處，蒹葭水木間；杖藜何日去，相與入穿山。」
- b 劉珣題：「柳暗花明入鳳城，壯遊不動別離情；賈生袖裡多長策，欲為君王致太平。」
- c 丁鏞題：「屋前山萬峰，屋角竹千挺；此中如可尋，踏破白雲頂。」
- d 文林題：「輞川圖畫渭城詩，千里相看有所思；老畫碧桃山色在，劉郎去後沈郎悲。」

「柳暗花明入鳳城，壯遊不動別離情；賈生袖裡多長策，欲為君王致太平。」而文林之詩則是借王維（七〇—一七六一）於陝西省藍田縣南所築輞川別業為旨，詠景以托情：「輞川圖畫渭城詩，千里相看有所思；老畫碧桃山色在，劉郎去後沈郎悲。」丁鏞的五絕則是描繪竹屋峰巒之寫景詩：「屋前山萬峰，屋角竹千挺；此中如可尋，踏破白雲頂。」

整體而言，檢視諸家題詩，劉珣之題乃期勉其弟；吳寬、文林題於劉珣歿後，內容則借以抒發情懷；丁鏞則以詠竹居為主題發揮。從詩題觀察，實際上與劉珣家鄉之風光並無多大關聯，是故沈周此圖所繪主題是否即為穿山，個人看法仍有所保留。

學與思

有竹居別業—探討沈周〈崇山修竹〉畫中主題



圖二 明 沈周 有竹居小卷（局部） 美國沙可樂美術館藏 引自《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論文集》1992



圖四 明 沈周 十四日夜圖 波士頓美術館藏 引自《文人畫粹編·中國篇》1985



圖三 明 沈周 夜坐圖（局部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一-2 明 沈周 崇山修竹（局部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格。（註一）

除此而外，若以圖像及畫之內容來看，六十六歲作的〈夜坐圖〉（圖三）亦是一幅以有竹別業為背景所繪製的作品。畫中一翁坐對几案焚燭，蓋沈周自況也。以圖像闡釋，房舍茅亭，松樹、雜樹、竹林，以及板橋流水等，畫幅點題的主景內容與〈崇山修竹〉、〈有竹居小卷〉甚為類近，除了畫面佈列略有參差外，餘幾無二致，分明為有竹居寫照。而〈夜坐圖〉上茅亭後方的竹林，作者以更為象徵性的符號形式畫成，除了突顯屋舍兩側的主樹外，亦有暗示「夜半」模糊景象的意圖。沈周不以寫實手法處理畫面，在其〈十四日夜圖〉卷（圖四）亦見一斑，畫中僅簡略勾畫月亮以示夜景，並借詩文敘述月夜景色。此種表現方式與同為明四家的仇英（約一四九四—一五五二）大異其趣，仇英畫宗宋人，筆意重寫實，如其〈月下吹笛〉之水面畫明月以點夜之主題；另《仿宋元六景》冊中的第二開〈雲山樓閣〉，天空明月高掛，水面倒影

儘管從畫上以及諸家題識中，並無特別跡象顯示畫家所繪之確切主題為何，然筆者據畫幅內容揣測，沈周此圖所繪可能與其別業有竹居有關。從畫面上觀察，本幅點題的重心在於前景的溪橋、竹林、茅屋、瀑泉等等，而此已隱約點出畫家描繪此幀之主題——即以竹居為主景，來構築成一優雅的山水畫面。換言之，沈周是以擷取重點的方式來詮釋明人對寫景的看法，而非用再造實景的寫實手法來呈現有竹別業景致。

關於此種表現方式可以沈周〈有竹居小卷〉（圖二）為佐證對勘，二圖畫中皆是以竹林茅舍為主景描述，畫家造境以具體而微的手法，表現沈氏於有竹居別業中優雅閒居的文人生活景況。只是〈有竹居小卷〉為一手卷，構圖橫向發展，畫中以茅舍竹林為主景佈局，餘配搭簡略林木坡石，拖尾有沈周自題行書七絕一首，王鏊行草書五律一首，詩中並皆以竹居為主旨來抒詠情懷，而更肯定此圖之訂名，本幅雖無紀年，從山石皴法，以及詩題之書法風格論可歸為晚期風

相映、第五開〈松林村落〉(圖五)則畫一輪紅日以示夕陽。此以具體形象來闡述黃昏或夜晚的圖像，與沈周以隱喻的手法明顯不同。

設若〈崇山修竹〉果為沈氏繪其別業有竹居，則畫中數椽竹屋，窗間一人手持書卷，神閒務怡澄懷坐閱者，便是沈周描述自我融於情境之中，使畫幅增添一份親切感，而與觀者間的關係更形密切契合。(圖六)

關於沈周有竹別業之居處及活動情形，王鏊〈石田先生墓誌銘〉有很生動的描述：「相城居長洲之東偏，其別業名有竹居，每黎明門未開，舟已塞乎其港矣。先生固喜客至，則相與譙笑詠歌，出古圖書器物，模撫品題，酬對終日不厭。」(註二)

另文徵明(一四七〇—一五五九)撰〈沈先生行狀〉中，對此地亦有著墨：「先生去所居里餘為別業，曰有竹居。耕讀其間，佳時勝日，必具酒肴合近局從容談笑，出所蓄古圖書器物，相與撫玩品題以為樂。晚歲名益盛，客至亦益多，戶屢常滿。先生既

老而聰明不衰，酬對終日，不少厭怠，風流文物，映照一時，百年來東南文物之盛，蓋莫有過之者。」(註三)

從王鏊及文徵明的敘述裡，約略可勾勒出，沈周的有竹別業，距其所居相城約里餘，是吳中地區一風景絕佳處，先生常至此處，與長輩友朋酬應賞玩器物、品題書畫，譙飲樂志，終日不倦。後先生名氣益盛，求書畫者踵繼，甚至每日清晨門未開，舟人已塞滿港。而諸多長輩友人偕伴往還，詩畫唱和於有竹別業，郊園閒適清幽的生活、宜人的景致當提供畫家許多創作靈感。事實上，在沈周詩文集以及著錄中，即有為數不少作品歌詠或描繪有竹居，(註四)另與沈周有姻親關係的劉珏，在其《完庵詩集》中載錄有詩歌詠有竹居別業，以及徐有貞亦有草書〈有竹居歌卷〉傳世，(註五)此外，吳寬、王鏊、馬愈、李東陽(一四四七—一五一六)等吳中文士書家，皆有詩涵泳有竹居的山光水色。其中除卻有竹別業之清雅勝景令人留連外，沈周謙謹誠篤的情性，

和善好客以廣納友朋，亦當是主要的因素。

「成化辛卯(一四七一)啟南既結有竹居，其伯父南齋先生貞吉過之，貽之詩。」(註六)此則記載說明了有竹居築成的時間，至於始建之年或當應更早些。吳寬在一幅沈周畫「有竹居圖卷」後題詩並跋云：「曩余訪啟南，一宿有竹別業，今復過之，不覺十五年矣，……歲戊戌二月二十八日吳寬書。」(註七)戊戌為成化十四年(一四七八)，依此往前推十五年則為天順八年(一四六四)，比起前則所載之成化辛卯(一四七一)「既結有竹居」早七、八年之譜，此與王家誠先生所謂的修築別業先後達七年之久正相吻合。(註八)

另外傳申教授衡諸其他相關資料，也不免有所存疑，認為有竹居並非大莊院，以沈周的財力並不需要花如此久的時間方得竣工，並謂除非發現其始營有竹居時之記有年月的「募竹疏」，否則難以得其詳。

而此屢為沈周及吳中文人書家所



圖五 明 仇英 松林村落 《仿宋元六景》第五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六 明 沈周 崇山修竹(局部)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歌詠，並引為書畫創作素材的有竹居，到底始築於何年？在張丑《真蹟日錄》所記載沈周的早期作品〈小橋溪路〉裡，沈周、張丑與劉珏等人的題識，提供了頗值得參據的訊息：

沈周自題云：「小橋溪路有新泥，半日無人到水西；殘酒欲醒茶未熟，一簾春雨竹雞啼。此予有竹居即景語也，畫亦曩歲筆，非自不知少嫩，蓋為天泉強之而留其跡，觀者毋深笑焉。沈周。」

沈周二此幀所繪主題，乃為有竹居別業即景之寫照，並自謙筆法稚弱是為早歲所作，但並無紀年月。而張丑所記則明確指出成畫時間：「項子京收沈啟南小橋谿路小幀，全學巨然僧。淡墨輕嵐，絕不類其平時，乃是天順初年（一四五七）之筆。按題寫贈慶雲菴天泉上人者，至成化庚寅（一四七〇）完卷復題其後。……」（下小字註云：此圖原係先大父所藏，余屢購之弗獲。）

成化庚寅（一四七〇）夏五月，劉珏應天泉上人之請題於畫上，云：

則與沈周交誼亦甚篤；祖父約之、叔祖誠之皆先後登進士科，並與文徵明稱莫逆交；父茂實與文彭（一四九八—一五七三）、文嘉（一五〇一—一五八三）為姻婭世好，朝夕過從，不問寒暑。另如前述張丑先世〈春草塘圖〉即出於沈周之手，而為其曾伯祖張維慶收藏，後有文徵明、浦應祥、文林等人題詩吟詠唱和。整體而言，尋源溯流，張氏家族皆與吳中文士畫家時相過從，考古訂今，切磋琢磨，故其家累世典藏之歷代書畫中，不乏名家劇蹟，質量均豐，當稱淵源有自，法書若晉陸機（二六一—三〇三）〈平復帖〉、名畫如隋展子虔（六世紀後半）〈遊春圖〉，皆曾為其家族收藏，並具載錄於〈清河書畫表〉中。

是故以沈周與張丑先祖之交往以及張丑記載之詳實完整，且活動時間亦不相抵牾，臆測〈小橋溪路〉出於沈周手筆的可能性極高，可惜原蹟不知流於何方？否則不僅可以參見沈周早期學巨然煙嵐淡墨的山水風格，以及運用何種結構方式來詮釋其別業有竹居。

「隱侯何處覓，家在水雲邊；鶴瘦原非病，人間即是仙。詩題窗外竹，茶煮石根泉；老我惟疏放，新圖擬巨然。成化庚寅（一四七〇）夏五月，過啟南有竹居為作山水小幀，復賦是詩于上，後四日宿慶雲精舍，天泉出啟南畫索題，遂以前詩塞其白間，觀者幸恕予懶。」（註九）

天順初年丁丑（一四五七），時沈周三十一歲，是目前所知沈周著錄中最早期與有竹居相關的作品，比王家誠先生所謂修築「有竹居別業先後達七年」相比，時間尚可往前推約七年之譜。此幀之原始收藏者即為張丑祖父張約之，張丑並言此圖畫法與平時不相類近，是其早年學巨然筆法，與劉珏「過啟南有竹居作山水小幀」詩中自云「新圖擬巨然」的說法巧相契合，比其學王蒙作風的〈廬山高〉約早十年，而所謂「小幀」的畫幅正符合文徵明之謂其師四十歲前作畫「所為率盈尺小景」。

此圖原寫贈慶雲菴主天泉上人，成化庚寅（一四七〇）劉珏亦題詩於

畫上。天泉不確知為何許人士，然與沈、劉交情匪淺，常出現於沈周及劉珏的題識中，傅申教授認為可能就是諧音號天全的徐有貞。

據吳寬〈天全先生徐公行狀〉載，徐有貞致仕還家，杜門卻掃，「始出游湖山間以自樂，置地林屋洞天，將為終焉之圖，因自號天全居士。」是時為天順五年辛巳（一四六五）五十五歲，（註十）與天順初年（一四五七）沈周畫〈小橋溪路〉贈慶雲菴主天泉上人者，相距僅數年。至於天泉是否即為徐有貞仍待考。

〈小橋溪路〉亦載於卞永譽《式古堂書畫彙考》中，畫題標為〈有竹居圖並題〉小橫幅，僅錄沈周自題和劉珏詩題二則，而略去張丑載有收藏者及紀年的題識。

據張丑載，其先祖元素因意氣相契合而投入沈度（一三五七—一四三四）、沈榮（一三七九—一四五三）之門，沈度並嘗書〈相鶴經〉以贈；又馬愈、劉珏與其曾伯祖維慶、曾祖子和常相聚合，情誼深厚，而馬、劉

設若張丑所載沈周〈小橋溪路〉為其早歲真跡，那麼其有竹居別業之築建時間當可往前推移至天順初年（一四五七）間，時沈周三十一歲。而「成化辛卯啟南既結有竹居」之記若無誤的話，不妨當作完工日期解，所謂之「結」字，本就有收束、總結之意。如是，則有竹居別業可能為沈周之原有舊居或新構別業，再予修葺，斷斷續續，經十餘年後，於成化辛卯（一四七二）竣工。而從天順初

年（一四五七）的〈小橋溪路〉，到成化五、六年（一四六九、一四七〇）間的〈崇山修竹〉，及至晚期的〈有竹居小卷〉，坐臥有竹居垂五十年的沈周，不但陸續地以此別業為主題描繪，也在這所別業中完成不少佳作。（註十一）郊園清幽的生活，宜人的山光水色，所培育出歡愉的心緒，提供了畫家一個閒適和從事藝術創作的絕佳環境。

作者為本院書畫處退休同仁

註釋

- 傅申，〈沈周有竹居與釣月亭圖卷〉，收錄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，《中國藝術文物討論會論文集·書畫》（台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92），上冊，頁389-390。
- 王鑿，《震澤集》卷二九，收錄於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一二五六冊，頁440。
- 文徵明，《甫田集》（台北：國立中央圖書館，1968），二冊，頁587-588。
- 詩如「奉和忠庵世父留題有竹別業韻」七律四首、「有竹庄賞月」七律一首、「四日過有竹庄」七律一首、「奉和陶庵世父留題有竹別業韻」七律二首等。詳參沈周，《石田先生集》，二冊，頁499-501、511-513、560-561。著錄見孫承澤撰，《庚子銷夏記》（台北：漢華文化公司，1971），頁156-158，沈周〈有竹庄賞月圖〉。
- 徐有貞草書〈有竹居歌卷〉，圖版見上海博物館編，《中國書蹟大觀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8），第六卷，頁100-103。
- 張時徵撰，〈石田先生傳〉，收錄於沈周，《石田先生集》，二冊，頁872。
- 卞永譽，《式古堂書畫彙考》（台北：正中書局，1958），四冊，頁413-414，〈沈啟南有竹居圖卷〉。
- 王家誠，《明四家傳》（台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99），頁40。
- 張丑，《真蹟日錄》卷五，頁590-591。
- 吳寬，《匏庵集》卷六，收錄於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，一二五五冊，頁537-541。
- 據傅申教授輯錄，在此別業完成作品即有十二件之多，詳見傅申，〈沈周有竹居與釣月亭圖卷〉，頁386-387。